

菱湖的夜

胡静

吃罢晚饭，独步于菱湖畔卵石路。今夜的公园非常安静。仍是宋代的月亮吧，斜斜地照着，菱湖公园半明半晦地敞在眼前。

湖是绸缎裙裾，大摆撒开，柔柔地抖动着。倒映在湖中的灯，是镶在裙上的宝石，熠熠闪光。桥与桥影合成一只玉环，恰到好处地挂在菱湖腰间。

一轮圆月，挂在夜月亭的一角。1921年，也是这样的秋夜，一青布长衫伫立月下，口中轻吟：“夜阴一刻一刻的深了起来，月亮也渐渐的泛起光来了，天空里从银红到紫蓝，从紫蓝到淡青的变了好几次颜色……”那是来宜任教的郁达夫，内心孤独而迷惘。菱湖，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灵感，《茫茫夜》《迷羊》《秋柳》，是他写下的A城系列新文学。

A城成就了郁达夫，郁达夫也成全了菱湖。1930年，皖省建设厅在菱湖建一湖心亭，供游人欣赏质夫笔下的“菱湖夜月”佳景。彼时的亭子石砌而成，纯秀质朴，犹如旧时爱情。三十多年前，我曾目睹旧亭石柱上，竖的斜的，镌着“我爱某某”“一生一世”“地老天荒”，种种爱的誓言，是一颗颗青春年少的心。

三十年前，一个白衣姑娘和一蓝衣小伙，看着这些字，也在这里许下海誓山盟。只是，他们没有把爱刻在石柱上，而是刻在了心里。他们携手，一起经历了近三十年的风雨彩虹。

三十年，弹指一挥间。那个曾经的白衣姑娘如今在哪儿？

风来，舒爽无比，暑气已在荷风中散去。夜色中看不清荷，只觉置身荷叶田田。或许，荷花已落了吧？但盛夏那白莲高洁、红莲妩媚的模样已然在心。三十年前，一群俊男靓女头扣莲叶，划着小木舟，追逐、游弋于莲叶间的情景，仍历历在目。据说，这里的红莲和白莲系八百年前由杭州西湖引种而来。八百年了，八百年的植根散叶，八百年的出淤泥而不染，想想，都被这不可思议的美的坚守震撼；想想，都觉得生活在这样的湖边是一种幸福。

空气中弥散着荷叶的清新气味。已过盛年的荷叶，气味敦厚温润。忽

然，一股沁心润肺的幽香袭来，那香幽幽长长地经过秋风秋阳的过滤，纯净而浓郁，这是桂香。荷香和桂香氤氲着菱湖的梦境，那梦必是有颜色的。

过石桥，飞檐翘角的阁楼显出盎然古意，匾额上“黄梅阁”三字，如伶人盈袖飘飘，颇为生动俊逸；两边黑漆木柱上，悬一幅楹联：九天珠玉盈怀袖，万里仙音响佩环。雕花木门紧闭，暖黄的灯光却从木格窗棂透出来。

七女塑像静静伫立于阁中，赖少其题“天上人间”，最是恰当不过。一代宗师、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的骨灰，就安放在雕塑基座内，供人们凭吊、瞻仰。石雕墙上，刘海粟题的严凤英生平简介，概括了严凤英的多样人生，令人不禁感然。旁边的假山上刻着《落花曲》：

“十年落花无数，何来锦囊，亦无理花处。花在泪中难为土，举起招魂幡，犹有伤心处。春满江淮花起舞，燕子已归来，君在九天碧落处，君在九天碧落处。”

远处的七仙女雕像，九曲桥，茶社，梦幻一般，朦胧在眼前，再远处的血衣亭，祭奠着为民主革命而献身的姜高琦、周肇基及其妻三个年轻的生命，也祭奠着这座城市在时代进程踏向荆棘的脚印。北岸环湖小河是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挖的沟渠，想到这里曾血流成河，不免悲壮起来。一百多年过去了，躺在菱湖公园温柔的怀抱里，这些魂灵早已安息了吧。

面朝菱荷的邓石如碑馆，此时大门紧闭，但灰墙黛瓦、雕花门窗、花墙却传递出墨香和文气。这里静静隐居着清代书法金石大师邓石如的艺术生命。满壁的碑刻，是这位布衣大师的生命印记，入石三分。

夜色深沉，皎皎圆月，照得湖面霜华盈水，人也浸润在清辉中，乃觉置身高远空明的静谧中。静里凝神，便与神相会，是月神水神天神地神，是山水之神，草木之神，是人之心神。我就这么定定地看着菱湖，从一颗石子、一株柳树、一片荷叶、一只灯笼，到一道石桥、一座亭台、一泓流水，慢慢沉进去，沉进去，感到时间的走动，感到完白山人正举杯邀月，感到七仙女衣袖飘拂起湖面圈圈涟漪，感到牛郎织女从桥两头走近，再走近……

菱湖的夜，太易让人生出幻觉。而我，独守着菱湖，独守这份幻觉。



绚烂 汤青 摄

拴大的瓜园

王振羽

壬寅年，国庆假期，千里驱车，返回故乡，看望爹娘。拴大来家里找大哥，他又开始在忙碌筹划着明年种瓜的事。他说，原来租种的地，在汝水北岸的丁营，人家要收回种烟了，看能不能想想办法，再找找别人，通融一下，继续续种，毕竟在这块地里已经投入不少了。他说完之后，就匆匆要走。我送他到门口，他嗔怪道，送啥哩，又不是旁人。

爹娘说，今年小麦、花生都大丰收，但你拴大种瓜，因为天气太热，西瓜熟得太快，堆积如山，而疫情管控，西瓜大多卖不出去，不少瓜都白白糟蹋了。望瓜流泪，心痛不已，但又有什么办法？网上直播带货，他又不会。听了爹娘如此说来，我唯有沉默不语。

拴大脾气很坏，嗜赌，也尝试做过各种行当。父亲找人帮忙，买来电机，让他开了一间磨面坊。他不善经营，大都是乡邻，不好意思收钱，很快就搞不下去了。他做过烧窑师傅，烧窑，可不是什么汝瓷、钧瓷，是砖瓦。经过这样一番摸索，他开始炕烟。所谓炕烟，就是烟叶被采摘之后，集中炕蒸。拴大的技术不错，有了经验，他后来独自一人，出山海关，到东北炕烟，黑龙江，吉林，都去过呢。白山黑水，苍茫的黑土地，拴大每年都去。某年，我在镇上读书，当时父亲、哥哥都到外地读书去了，就我一人在镇上，母亲和弟弟在村子里，弟弟还在读小学。他大概是听说我一人在镇上，不大放心，就来看我，还与我的历史老师高明杰先生很认真地交谈、逸烟、寒暄。他离开校园，我送他到校门口，看他骑着自行车远去，突然发现，他在关外几年下来，腰已经有点弯了。

每到春节，大致过了初五，对我而言，近乎梦魇。为何如此？不断有消息传来，拴大又赌博输掉了，据说输了多少多少，是很大的数字。有一年，他到洛冈、南蒋湾去赌博，又是输得净光，不敢回家，就躲在同村国民家里，蒙头而睡，不吃不喝。国民爱人喊我母亲姨妈，是远房亲戚。母亲去把他领回来，几日不见，拴大满面病容，身形憔悴，几不能相认。我当时看到自己的拴大如此落魄，就禁不住大哭起来。

有一年盛夏，父亲已经大学毕业，哥哥还在漯河读师范。大家假期里都在家，每天帮着母亲打猪草、掰烟杈，忙得不亦乐乎。一个正午，有人来说，拴大与人打架，被人家打得头破血流，弄到洛冈街去了。哥哥与我甫一闻听，冒着烈日，急如星火，往洛冈街赶来。路上遇到村人，大都极

力劝阻，你们兄弟不要去，那些人都有凶器，非常野蛮啊。但，怎么可能畏惧止步啊。到了洛冈街，过了古戏台，在洛冈街的大队部里，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。当时处理此事的人，是乡里在洛冈街的驻队干部，姓侯，他有一女儿是我初中同学，叫侯丽华。事情的原委是，拴大看有人受欺负，就站出来打抱不平，结果遭到群殴……他总是不服老，喜欢管闲事啊。

拴大自儿子娶了媳妇后，改变了不少，也不怎么赌博了，再到关外炕烟也有点力不从心了。他开始种瓜，经营西瓜。他租地种瓜，往往是几十亩、近百亩。农民在土里刨食，艰辛异常，基本上还是靠天吃饭，望天收。整地、栽秧、上芝麻饼、打叉、天旱浇水、雨多排涝，一样都马虎不得。汝水边上的这一村落，因河道不断摇摆，多少沙窝地都被河吞没了，每人平均耕地不到几分，注意，不是亩，是分。拴大租地，自然希望能够长远些，不要胡折腾，不断更换。他熟悉地垄间的沟沟坎坎，丝丝毫毫，知道如何避让，让耕地得以轮作，地力能够喘息、周转。鲁迅笔下曾经说过闰土父子经营的瓜园，在苍凉萧索的江南，还有着几分诗意。拴大的瓜园，有汝水的滋养，有沙窝地的回报，应该说，几年种瓜，拴大家的经济状况大为改观，房子盖得不错，还买了几辆车，两个儿子，大儿子经营瓜果菜蔬，也是早出晚归，另一儿子在外打工，也比较稳定。

拴大的孙子在岭南谋生打拼，很是不易。拴大说，今年种瓜虽然赔了不少，但还是给孙子汇去了十万块钱啊。这，都是血汗钱啊。我说，大，您也悠着点，毕竟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啊。

去年回老家，和妻子去拴大家。婶子说，他还在瓜地呢。就和妻子去了瓜地，天已苍茫，晚霞满天，拴大正匍匐在地，浑身是土，听力不大好的他，带了一个收音机，正在播放申凤梅的越调《扒瓜园》，声音嘹亮，高亢，从容不迫。拴大说，大梅的戏，听着得劲，她是咱这临颖涂庄的。不服老的拴大满头白发，曾经挺拔的身材已经佝偻，人黑瘦，如今耳聋得厉害，他从没有在驾校受过培训，却会开车。如今的他，骑着电动车，穿行在汝水两岸、方圆乡里，经营着自己的瓜园。他脾气仍旧火爆，还经常对我老婶使性子。婶子对我说，他这几天不别倔头了，吃我做的饭了。婶子说罢，嘿嘿地笑。

我的拴大，一辈子都改不了的秉性啊。

